

荐书

《家长》:观照真实无欺的教育现场



家长是可爱的,可敬的,也是可怜的,可悲的,可憎的。写家长,也就是在写普遍的人性。
——刘庆邦

刘庆邦是文坛常青树,他3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《家长》一问世,便赢得了广泛关注。这部作品写了一个名叫王国慧的母亲,为了儿子何新成的成才费尽心思,但她只将注意力放在儿子的荣誉和成绩上,对儿子的内心却很少注意。儿子缺少良好的家庭环境,出现早恋倾向时,又不能从父母那里得到很好的引导,最终出现了精神障碍。

以王国慧为代表的中国家长是一种独特的存在,他们望子成龙,可对孩子成长过程中所出现的心灵问题,解决方法往往过于简单。孩子如同小树,能否健康成长跟周围的土壤密切相关。何新成从一个优秀学生一步步下滑,直至出现精神问题,他身边的人都是一个无恶意的共谋。

从农村到城市一路走来,生性善良

的何新成始终怀有一颗璞玉般的童心。从这个角度说,《家长》中的何新成是一种向善,也是一种呼唤,呼唤真与美的魂兮归来。

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,以何新成上学为主线贯穿整个故事,是一幅《清明上河图》式的生活画卷,也是当下众生的心灵史,笔法老道,寓意深刻。好的小说往往是指涉灵魂的。作家遵循心灵的契约,把《家长》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放置在既定的场域,让他们或喜或悲,或歌或哭,一个动作、几句对话就能让读者明了人物的内心。这部书看似家常,但功力深厚,思想内涵深沉厚重,且有一种宽广的悲悯情怀。对内心的深层挖掘,对存在的终极追问,使小说有了一种灵魂之深。这一点使这部书远高于其他小说。

《家长》是贴着人物写作的典范。小

说从王国慧母亲走亲戚写起,直至麻玉华离开何新成结束,每一个细节都极为真实生动,塑造了王国慧、何新成、何怀礼和麻玉华等一系列典型人物。作家有一种化平庸为神奇的能力,许多本来十分平常的小事,一到他的笔下,都变得有趣并且耐读。

我有20年的教书经历,《家长》带给我的不仅是一种共鸣,还有一种震撼。很多时候,我愿意把《家长》视作一面镜子,通过它来观照家长和学生,观照像我这样的教师,以及生活中更多的层面。《家长》写出了真实无欺的教育现场,有美好的青春,有脆弱的心灵,还有生存的局限。如果我们能洞悉世风之变,且能守住自己的内心,那便是我们阅读《家长》的又一收获了。

连载

82年生的金智英·(一)童年

金智英,1982年4月1日生于首尔某医院妇产科。父亲是公务员,母亲是家庭主妇。她上面有个大她两岁的姐姐,下面有个小她五岁的弟弟。他们三姐弟和爸妈、奶奶,一家六口住在一个33平方米的平房里。

金智英最难忘的儿时记忆,莫过于偷吃弟弟的奶粉。然而,她的奶奶——高顺芬女士,非常讨厌金智英吃弟弟的奶粉,只要发现孙女又在偷吃,就会朝她背部狠狠地拍下去,打得她奶粉从嘴巴和鼻孔中喷出来。从奶奶当下的眼神、脸部角度、肩膀高度以及呼吸节奏中,可以归纳出一句话——“胆敢贪图我金孙的奶粉?”

刚蒸好的一锅米饭,以爸爸、弟弟、奶奶的顺序先盛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;形状完整的煎豆腐、饺子、猪肉圆煎饼,也都会理所当然地送进弟弟嘴里,姐姐和金智英只能捡旁边的小碎屑来吃;要是有两把雨伞,一定是弟弟自己撑一把,姐姐和金智英两人合撑一把。当时还年幼的金智英,并不会羡慕弟弟的特殊待遇,因为打

从她一出生,受到的就是差别对待。

金智英的父亲在四兄弟中排行老三。金智英的父亲那一辈,许多人因为战争、疾病、饥饿而不幸丧命。在那段岁月,奶奶不仅替人种田、做生意、做家务,就连自己家也打理得很好,咬牙苦撑,好不容易养大了四个儿子。而爷爷这辈子始终养尊处优,既没有养家的能力,也没有那份责任心。但是奶奶从未对爷爷有过任何怨言,她真心认为,丈夫只要不在外偷腥,不动手打妻子,就已经是不可多得的好男人。奶奶用一套令人难以理解的谬论,安慰晚年悲惨不堪的自己:“幸好我生了四个儿子,所以才能像现在这样吃儿子煮的饭,睡儿子烧的炕,真的至少要有四个儿子才行。”

虽然真正在煮饭、烧炕、铺棉被的人,都不是奶奶的宝贝儿子,而是她的媳妇——金智英的母亲吴美淑女士。

当时,金智英的父亲是公职人员,还不至于有家庭收入不稳定的问题,但光凭父亲一个人的薪水养活一家六口确实吃紧。母亲虽然不像父亲一样有固定上



下班的工作,但她一个人得照顾三个孩子和一名老母亲,又要全权负责家中大小事,与此同时,还得不断寻找可以赚钱打工的机会。

金智英的母亲吴美淑女士,上有两个哥哥、一个姐姐,下有一个弟弟。母亲读完小学,就开始帮家里务农,直到15岁那年决定北上首尔,和长她两岁的姨妈在一家纺织工厂上班,大部分都用来给家中的哥哥或弟弟交学费,因为那个年代的人认为“儿子要担负起整个家,男丁有出息才能为全家增光”。

金智英就读小学时,有一次班主任在她的日记本里写了一句话,母亲的视线停留在那句话上面许久,默默地说道:“我本来也想当老师的。”

《82年生的金智英》【韩】赵南柱 尹嘉玄/译

微书摘

真爱的第一个征兆,在男孩身上是胆怯,在女孩身上是大胆。

——雨果《悲惨世界》

现代家庭教育中一个很大的问题是,父母可以为孩子付出生命、金钱,却不肯为孩子付出时间和心思。

——尹建莉《好妈妈胜过好老师》

一个国家为其年轻人所提供的教育,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个国家未来的样子。

——勒庞《乌合之众》

别人眼里的幸福不会是你自己的幸福,埋在自己心里不愿说出的害羞的满足才是自己真正的幸福。

——维多利亚·希斯洛普《岛》

书架



《我的孩子不听话》

这是一本关于情绪教养的书。你是否正在为孩子的情绪问题而抓狂?孩子不听话,爱挑战你的耐心,凡事喜欢和你对着干,得理不饶人,逃避问题,发脾气,情绪化……以上问题的解决方法在这本书里都有涉及。这本书从孩子的视角看待其行为,告诉家长怎么和闹情绪的孩子沟通以及孩子究竟在想什么,帮助你快速从孩子的情绪中找到关键点,更快地和孩子建立起良性沟通;教父母走出“我一直说,他一直不听”的恶性循环,重新树立信心。

断章

灾难中的欢喜悲忧

□ 沐斋

当文学写作者把一桩历史事件以文学视角呈现时,凡事会变得不一样。《白雪乌鸦》便是全景式地呈现1910至1911年哈尔滨鼠疫的文学作品。作者迟子建以大鼠疫暴发前后的哈尔滨傅家甸(现在哈尔滨道外区)为写作入口,从第一例感染者入手,书写疫病的传播途径,传染人群,政府的反应,百姓的生活状态等,再现了这场大鼠疫的前前后后。

白雪是东北茫茫世界的体现,《红楼梦》中以“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”来形容白雪,而“乌鸦”在多数情况下是死亡的象征,白雪乌鸦,放在一起就是静默的白山黑水肃穆的画幅,冷酷而带着死亡的气息。当然,白雪也代表着东北,代表着哈尔滨,轻盈地飘洒的雪,像极了精

灵,也是富有生命的。

于是,在一部全篇充斥死亡着的文学作品中,有老树新芽、有新生命的诞生,进而带给读者的,是对生活和生命的反思。

历史把人锁进数据和典籍,文学把人从数据和典籍中复活。

为了写出这场鼠疫的真实性,作者查阅了能够查阅的数据和典籍资料,把一个个记录在案的数据和一条条已经更名的街巷悉数还原出来,当描述的人物角色出来时,也就带出了一座城市的烟火气。也正是城市的烟火气,呈现了这座城市在动荡时期的平和之气。

当人们度过了灾难最初的惊慌之后,便又回归了平和的日常,依旧是一日三餐,依旧是情意链接的守候。作品中描述的鼠

疫属于肺鼠疫,是飞沫传播,通过呼吸道感染,而预防的有效措施是佩戴口罩,很像当下正在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。也是因为口罩的重要作用,以及隔离的重要性,作者专门设置了两章名为《口罩》和《封城》。

当历史的数据回归到每一个鲜活的生命身上时,我们看到了文学本身的光辉。疾病带给每个人的痛苦、折磨,带来的恐惧,都是实打实的,甚至疫病带给每一个人垂死的过程,都是那么真切,正是这样一个过程,让人们读后,懂得去珍惜生命,懂得去珍爱自己。

一场鼠疫,一座城,一个个温情的故事在这部书里上演,在灾难中的欢喜悲忧,就像一道菜中的酸甜苦辣咸,读过了,方知真味。